



星火闪亮 兴隆桥

龙泽巨

这是常德市郊区太阳山下的一片丘陵地带。郁郁葱葱的枫树林，五彩缤纷的鲜花带，把鼎城区石板滩镇的这个兴隆桥村包裹成了一颗绿宝石。

一个夏初周末的上午，我慕名走进这个山村。蒙蒙细雨洗刷下的片片枫树叶闪着耀眼的光芒，弯弯曲曲的沥青山路给细雨洗涤得乌黑发亮，山路两旁的绿树之间，不时闪出一栋栋小楼。

在村落的中央地带，有三口荷塘；在荷塘周围，矗立着一栋栋不同于农舍的白色房子，那是赵必振纪念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展示馆、常德市图书馆红烨分馆、乡村民宿旅馆……远处还有乡村大舞台，显示着独特的山村风貌。

这里诞生过我国第一位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人——赵必振。

赵必振，这位清末官宦子弟，少年时代跟随在广东、广西为官的父亲游学，有幸成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回常德和几位好友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辗转东渡日本，又结交了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梁启超和革命党人蔡锷、陈天华，救国救民思想更加强烈。他发现日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的书籍比较多，觉得这些思想就是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1902年，29岁的他怀揣“翻译救国”的梦想，从日本回到上海，焚膏继晷地译介进步书籍，两年之内就翻译了30多部日文著作。其中译自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广长舌》、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三本社会主义专著，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引入中国。这些著作比李大钊1918年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早了15年。21世纪初，我国学术界一致认定赵必振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一人”“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驱”。

赵必振的这些译著，对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天，他的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仍然滋润着家乡的子子孙孙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跑。

2014年，从国企退休的田正立响应党中央号召，回乡创业，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逐步建起了“红烨红色文化园”，成立了“常德红烨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红烨山庄”，带领村民迈入了农旅文融合发展模式的乡村振兴、乡亲致富的快车道。近年来，该村每年接待游客数量逐年攀升，2023年达到26万人次，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曾勇告诉我：全村2650人，751户，户户通了水电、用上了罐装燃气。全村有水田3500亩、山林6000亩，水田实施了土地集中流转，由4个家庭农场经营，种植水稻和油菜，山林还是各家各户自己经营。48个因病因残的弱劳动力和妇女在田正立的公司上班。村党支部和田正立的公司奉行“农村对接城市，产品对接市场，公司对接农户”的发展理念，全村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

下午，蒙蒙细雨一直没有消停，但仍有自助游的轿车和旅行社的大巴车驶进村来。

我走进了图书馆。几个游客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管理员是一位脸蛋秀美白净、上穿白色衬衣、举止优雅从容的美女。她叫郑丽，今年42岁，在此工作已8年。丈夫开货车跑运输，女儿在鼎城区一中寄宿读高中，儿子在本镇中心小学上四年级。她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然后来图书馆上班。田正立的公司包吃包住，她每月可领工资4000元左右。她家有6亩水田，种植水稻和油菜，还有8亩山林，种植油茶，由公公、婆婆打理。

入夜，细雨停了，淡黄色的圆月亮像一张女童的脸，微笑着从树林顶端的缝隙中渐渐升起。面对此村此景，我又想起了陶渊明心念念的理想社会。眼下的乡村社会，远远超过了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仙境。



识山楼：

易拔的山与人生

江波

宁乡巷子口是南宋状元易拔故里，有一座名为识山楼的建筑，曾静静地矗立在九折仑下、浏水之畔，见证了时间的流转和历史的变迁。曾经的“楼中书琳琅，楼外山迢巍”，却在归于尘土的同时为家乡留下了“识山楼”的丰碑。

“忆昔著书人，千载心犹在”。易拔，这位南宋的状元，晚年反苏轼《题西林壁》诗意，建此楼以表达他的人生感悟：“山外如何便识山，白云出岫鸟飞还。更看面目知端底，却在先生几格闲”。

山的静默与水的游走

山，自古以来就是智者的伴侣，它静默而深沉，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和智慧的沉淀。水，则是流动的智者，它游走于山间，洗涤着尘世的纷扰，映照着重世的万象。

少年时的易拔是现代入眼中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大学霸、颜值高、孝顺父母，乡里读书几年直至无



状元易拔雕像。

通讯员 摄

人生的道路与山的玄理

易拔的人生，是一条充满挑战和探索的道路。他的人生，曾经鲜花着锦，也曾无奈下线。他的呐喊与追问，从山中发出，回音在山外震荡。

在家乡居住期间，状元公建起了读书楼，亲笔题匾“识山楼”，并题写“尺寸井然身有主，行藏定矣梦无惊”的对联，他在楼前凿一池，为“步月池”，楼上藏书，楼下读书，在当地播种读书种子。从此，巷子口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居然有20余人中了进士，“宁乡人会读书”之美誉世代流传。当代更有李泽厚、程千帆等大学者闻名于世。又有五名院士是宁乡人，其中，夏宁邵院士的小学初中都是在巷子口完成，他就读的学校还曾是张栻后裔祠堂和易拔后裔祠堂改造而成。

1917年的盛夏，青年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从湖南一师范出发，踏上了游学之路。到沙田访问叔衡，畅谈三晚两天。从巷子口九折仑上浏水途中，经过识山楼遗址。不知毛主席当年是否知道，识山楼主人与主席系古今校友，同出于城南书院。多年之后，我们来到识山楼遗址，感慨云山雾罩的迷茫。从南宋到今朝，山不再只是山，水不再只是水，它们成为了历史的见证，成为了文化的传承。

认识山，认识自己，认识人生

“有几个人认识山，认识了山又能怎样？”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易拔通过识山楼告诉我们，认识山，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人生。山中的往昔痛彻肺腑，山外的荒诞炎凉，都是人生的一部分。状元公从此抛弃名利，耐住寂寞，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周礼》的阐释与王安石齐名，其所著《周官总义》（三十卷）、《周易总义》（二十卷），均被收入清《四库全书》。高官死去，学者新生。状元公成为了南宋中后期著名学者。《湖南省志》称“湖南经学家首推宁乡易拔”，何其痛快哉！与后来平反、封宁乡开国男相比，这评价更加光彩夺目，意义深远！

在识山楼遗址，我们不仅看到了易拔的人生，也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山与水，历史与文化，个人与世界，在这里交织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易拔的故事，就像识山楼、步月池，带有文化记忆，静静地诉说着过去，启示着未来。

一壶茶油的故事

唐定伟

人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反映问题后，准确地讲，是发了几句牢骚，根本没想过动真格。却不成想，宋主席连夜登门解释。宋主席拍了他的肩，笑呵呵地对他说，小龙同志，供货单位工作太粗放，不知怎么搞的，把去年仅剩的一壶茶油与早几天工会发的茶油混到了一起。当然，其间，也反映出我工作不够认真细致，没发现出了问题。说罢，宋主席递给他一壶新茶油，并拎起问题茶油，说是带回去换货。

一时间，他不知如何是好。除按二连三说了几句感谢外，本想解释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并不是想搞事整人，让哪个下不得台，却不成想，到嘴边的话，就是说不出来。直到耳边传来宋主席噙噙下楼的脚步声，他都没有说出口，感觉有些晕乎乎，头脑一片空白。

这些年来，机关工作越来越规范，他打心底支持。对于工会福利，明确只能发实物，不能发钱。发放一年七个节日，每个节日不能超过三百元。十斤茶油，就是今年机关工会两个节日的福利，腊月底发的。发实物就发实物吧，实用实惠就成。

他最初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茶油提回来后，在厨房里放了好几天。直到乡里亲戚带来了田里挖的土黄鳝，茶油才被开启。他喜欢把黄鳝做成太极图。他特意交代老婆，一定要用茶油爆炒。他觉得，黄鳝腥味重，与茶油是绝配，茶油清香正好中和和黄鳝腥味。想到又可以在寒冬腊月吧唧吧唧吃上土黄鳝，他有些垂涎三尺了。他生来是个长牙齿，也就是吃货一枚。这是朋友调侃时说他的。

老公，你们工会这次发的茶油好像不地道耶，你来闻闻吧，厨房里传来了大厨的询问。

不能嘛，是你嗅觉出了问题吧？他正在客厅追剧，懒得动。

好像是真有问题。你属狗，鼻子灵，闻闻看。见他没动静，她将茶油提了过来。

他白了她一眼，知道她在调侃他。

他近前一闻，一股刺鼻的怪味扑面而来。生活

汉诗新韵

去追溯一条河的历史

（外三首）

彭万里

挑拣一个晴朗之日
追溯一条河的来龙去脉
溯源一座城的千年历史
2200年前的古都湘南县镇
坐落在天地之间的这一小片平原
山在远处水在近旁
涟水河与韶河之水交融
这是古湘潭的发源之地古城村

那铺满绿色锦绣的农田
蓬勃着五月的初夏与生机
还来不及抽穗与小满
一截截水的轮廓，诉说被拆掉的
城墙
一条条水沟渠道，灌溉着生命与农
作物

落花生在傍水的菜地生怀怀孕
桃子姑娘照镜吐露自己的青涩
辣椒叔伸出碧绿的手指吸引行人
我不来，你不讲你的远古与花容
我不来，不知你今天的发展与荣光
历史选择过你，历史也在逐水而居
汇成今天的湘江今天的湘潭

幸福家园别墅

有幸来到这座别墅
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
有别于四时田园与周遭的人文
像是走向世界的一位旅者
在这里独树一格
主人是营运中西合璧的成功人士
既住着中国式农夫
也住着科技前沿的耕者
四周围着水也绕着财
它的内屋架起土豪的脊梁

一

不知不觉，我在湘江岸边，旅居了二十多个春秋。

前些年，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的脾气有些古怪，我电话打多了，或聊久了，他总是喋喋不休。家里没安装电话，只是父亲有一台手机。一次母亲过生日，我早晨给父亲打电话，他已经去学校准备上课了。中午再给他电话，想为母亲祝福时，他又半天不接，接通了却唠叨我不知道节约。

但我还是记得，他也希望我们能经常跟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不然母亲会天天守着他问我们兄弟的情况。

母亲是农村中常见的勤劳女性，能干、贤惠，也不乏泼辣。她年轻时有过“铁姑娘”的芳华荣耀，是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做起活来利利索索潇潇洒洒，有人说她能独自搬起扳谷桶。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汉子情形，只是常常听到关于母亲饶有好评的名声。

小学文化的母亲给我的印象中有些近似“泼妇”，从小我就没少挨过她严严的呵骂和重重的巴掌。随着我和弟弟离家读大学、参加工作，她在电话里最关心的，不是我们的学业如何，拿过什么奖，工作是否顺心，而是反复叮嘱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身体。而当我叮嘱她时，她都是说一切都好，不要我担心。

二

家乡的变化慢慢大了，外出务工的人也多了起来，在家的人把端午看得不亚于元宵和中秋。

人们特别喜欢在这个时节，不惧会碰上蛇的危险，走在青青山坡上割几捆艾叶，插在门上窗前。

母亲识字不多，也喜欢割一些艾叶回家，但很少把门窗割得绿的绿、黄的黄，她把艾叶晒干贮藏好，常常还分一些给没有艾叶的邻里。

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粽香袅袅、艾香盈盈中度过的。

弟弟前些年在孔夫子的家乡潜修中国器乐，现在置身在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繁华地打拼，结了婚，生了孩子，也很少回家。

我也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回家过端午节了。每次打算这个时候回家陪父母好好过一个节，吃吃母亲悉心准备的红酒糟白粽子。可临近时日，要么是手头的书稿要赶着编辑尽快出书，要么是其他的杂事或外地朋友来长，只好改变主意。

母亲闻讯后只是跟父亲说句“又是我们两人过节了！”

有时，我在想如果能永远活在长不大的童年，吃着母亲做的饭菜，那应该是一种享受。但是，母亲是不会这么想的，她所要的是她的孩子，轻松长大，走出的每一个步伐都是一次洒脱。

我乘着电梯走进它的卡拉OK厅
高歌一曲《我和我的祖国》
留待下一次学做高尔夫室内运动
顺便带走主人赠送的一把有机蔬菜
将这座乡村别墅留存于一首诗

铁皮船

时间里的火箭
穿越几千年在涟水河岸搁浅
杂草丛生中守护那方百姓
见证天地与城墙
风和雨血与泪的拼搏
人类如何顺着祖先的基因
像鱼类一样流入时间
舟在人在
而渔夫换了另一种工具
远方不只是一条河的历史
更有鱼在天空翱翔

小灌渠

你躺成小水车的模样
欢跳而来
翻滚着我童年的调皮与青涩
忍不住把手伸进你体内
掬一捧清水洗洗脸润润口
洗去满身尘埃与皱纹
你让自己跳进农田
禾苗张口挺着肚皮
似怀孕的少妇
等着你灌浆
等天热就生下无数种子
你是大地的那根小动脉
人类幼崽与猪畜都吮吸你的营养
抵达城市和乡村那一抹远方



向敬之

端午节，读母亲的心思

三

母亲老了，偶尔来长沙、去上海待一阵子，但总待不习惯，认为在老家住得舒服些。

2014年，妻子临产，预产期是在端午前两天。一次，母亲给我电话，说妻子担心端午那天会待在医院里。

还好，女儿提前几天出生，母女健康。妻子和女儿出院那天，母亲忙里忙外，特别开心。妻子顾虑母亲有盼孙子的想法。端午那天，我和母亲说起此事，母亲说：“我们是望到了。我和你爸望个孙女是想了三十五年啊！”

每每晚晚上在书房看书，我都会往北方的夜空望望。那是母亲爱的方向，连通了家与远方的我的通道。

我清楚记得女儿出生后，我曾到老家邻近的市区报社工作，有一晚我在夜班看版面，妻子给我发微信，说女儿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睡得很香、很香。

一晃十年过去，女儿读小学四年级了，我也进高校工作好几年了，端午节都有几天假，我想过一家挤上拥堵的高速公路，回到老家好好吃一回母亲每年都会精心准备的粽子、咸鸭蛋和酒糟之类，陪他们去老家看看。

昨天，女儿告诉我，爷爷奶奶过几天要来长沙陪她过十岁生日，接着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她好想今年能陪爷爷奶奶一起过端午。

也许今年的端午节，父母亲终于不是两个人过节了。